

7.5  
7

# 晤士河畔的阴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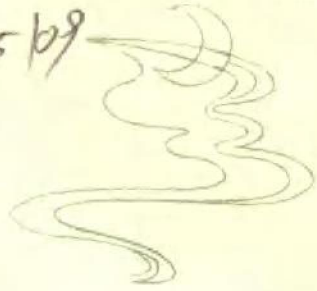
赵云声 薛赐夫  
群众出版社

史  
記  
文  
學  
選  
集



247.5  
1147

BK65 109



赵云声 薛福夫

泰晤士河畔的阴云

群众出版社

1983年·北京



B 146841

**泰晤士河畔的阴云**

薛锡夫 赵云生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58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292 定价：0.32元

印数：00001——40000册

## 内 容 提 要

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政治避难，化装后逃往英国。清朝特务在美特的操纵下，设下圈套将孙中山密捕到驻英公使馆。当特务机关妄图将孙中山绑架离开英国时，孙中山的英国友人和报界、政界积极搭救，最后脱险并获得自由。

## 悲壮的序曲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艘具有十九世纪末最新技术装备的小火轮，吐着烟缕，航行在海上。这是一艘从广州驶往香港的游船，乘客多是外国商贾、官员以及携眷游览殖民地风光的英国华贵。他们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杯光盏影中留下一串串酬酢调笑声……

游船一角，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国青年。他身穿灰色长绸衫、黑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这是清朝民间比较有身份的人常穿的入时服装。从他阔绰的穿戴和不凡的举止看，完全可以与船上其他游客为伍。

然而，他却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船舱里，心事重重，和船上欢快的气氛很不协调。青年取下眼镜，装进衣袋。他那端庄、刚毅的脸上，充满着无限的忧愤。这位青年就是在中国与亚洲第一个打掉皇冠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船舱里饮酒作乐的喧笑声使孙中山感到非常烦躁，他离开座位，踱上甲板，依着船舷，凭栏远眺：茫茫水面，被晚霞铺上一层红色，粼粼波光中翻涌着血样的浪花……

望着这殷红的海水，孙中山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沉痛地闭上眼睛，刚刚发生的那场流产的风暴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今天凌晨，孙中山筹划、组织已久的武装起义就将打响。这是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以后，他目睹强邻压迫，国事日非的现实，决心以武力倾覆腐败的清廷，创立国民的共和政府的一次伟大实践。孙中山正在部署起义的最后几道程序的时候，突然一位义军跑来报告说，从香港购置的六百支手枪被海关查获，兴中会中健将陆皓东惨遭杀害，清朝当局正在搜捕起义者。

面对这种意料之外的险恶局势，孙中山当即决定暂时隐蔽实力，伺机再举，他指示党人迅速疏散，并通知香港起义援军勿来穗城。可是，就在他们向香港拍发电报的时候，香港义军在其头领朱贵全的带领下已经率先赶到广州。朱贵全等约百余人全部被清军杀害在海滨，鲜血染红了海水。

嗜血成性的清政府妄图一网打尽，彻底铲除革命的火种，于是他们象发疯似地搜捕起义领袖孙中山，悬赏一千两花银的通缉布告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

孙中山在焚烧完文件，送走最后一批转移的义军后，和陈少白、郑士良一起也被迫离开了广州。

孙中山以武力推翻清皇朝的第一次尝试，还

未及举事，就在襁褓中被刽子手们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革命者用鲜血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为共和革命而战斗的悲壮序曲！

一个翻天的大浪袭来，孙中山从追忆中惊醒。他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游客的嬉笑声也停止了。

放眼望去，四周是漆黑的一片。黑魑魍的海面上，只有远处的标灯象鬼火似的闪闪烁烁。孙中山想到即将开始的流亡生涯，谁也无法预卜前面等待他的将有多少艰难险阻，将有多少暗礁险滩……

# 1

嘀嘀嘀嘀……

一架涂着黑油漆的手摇收发报机发出沉闷的电键声。大清帝国驻英使馆一位英籍女译员正在忙着接收电文，这是清朝驻美使馆向国内和各驻外使馆发的“情况通告”。

自从孙中山逃亡海外以后，清政府便向各驻外使馆发出通电，严令驻外使节密切注视孙中山的行踪，互通情报，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这“国事要犯”缉拿归案。可是，一年快过去了，东洋西洋各驻外使馆虽不断发现孙中山的踪迹，

但却一直未能捕到他。

现在，驻美使馆又发现了孙中山，于是立即通电朝廷和各个使馆。

女译员丽姬小姐将电报纸条从收发报机上扯下来，迅速将密码译成汉字，然后送给使馆特聘的英籍参赞马凯尼。马凯尼看完电文后，蹙了下眉头，他未置可否地让丽姬马上送呈公使。

公使龚照瑗展开电报一看：“近查孙逆在美华人中活动猖獗，发展乱党。使馆已购线<sup>①</sup>若干，正密切注视，伺机缉拿。”

公使手拿着电报，一下子怔住了。他慢慢地吸吮着水烟袋，陷入了沉思。丽姬见此情景，便欲转身离去。公使忽地放下水烟袋，吩咐道：“请唐刺史到我这里来！”

唐刺史名叫唐怀远，原是两广总督府的一个巡监，因为他的前任刘刺史搜捕孙中山不力而被斩首，唐怀远便被擢升为刺史，专事跟踪孙中山。他先后在香港、日本、暹罗、新加坡、夏威夷等地辗转追踪，如今又来到了英国。

唐怀远从听取各国使馆暗探的禀报中推断，孙中山很可能到伦敦了。因为孙中山曾毕业于香港英办大学，他广好交际，在英人中朋友颇多，这些人毕业后，有的已回英国谋业，孙中山可能投奔他们，以求隐蔽。

---

① 购线，即收买叛徒跟踪。



唐怀远来到英国后，先后在利物浦、伦敦搜寻孙中山，清驻英使馆也紧密配合，搜捕侦缉。

这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满族正蓝旗人，平素深鄙汉人，更仇视新党，所以搜捕孙中山他很起劲，对唐怀远带来关于孙中山在英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增雇了一批外籍侦探，加紧搜捕。特别是他的侄儿龚继宗更是好大喜功，觉得这是他邀功获禄的阶梯。所以，当唐怀远到达伦敦不久，他便向朝廷发去一份电报，报称孙逆已潜来英国，臣等正悉力搜寻，不日即可将孙文缉捕归案云云。

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得到一点可靠的线索。这样，公使龚照瑗不仅搜捕的劲头大大减少了，而且对唐怀远坚持认为孙中山就在英国的说法也很不满意。因为如果孙中山确实在英国，那么，旷日持久让他逍遥法外，足见搜捕者们无能或没有尽职。朝廷已先后两次电谕敦促，限令尽速缉拿。这使龚照瑗大伤脑筋，他既恨当初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又怪唐怀远带来的消息没有根据。今天，接到驻美使馆的这份电报，他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

唐怀远来到公使办公室，他微微点了点头，便不客气地坐在公使对面的大椅子上。

公使抬抬眼皮望了他一下，然后使劲吸了一口水烟，一边缓缓地吐着烟雾，一边面无表情地问唐怀远：“你来伦敦有四个多月了吧？可打

探着孙文的线索了？”

“卑职低能，还没有成果呢！”唐怀远略略欠了欠身。

“那么，我看该回奏朝廷了吧？”公使故意拉长了声调问他。

“不！请再等些时日，我推断孙文就在伦敦……”

没等他说完，公使猛地一下子站起来：“又是你的推断！你这一文不值的推断，几乎使我吃罪！”说着从马蹄袖口里掏出电报，扔在桌上：

“你看看这个吧！”

唐怀远上前拿起电报，迅速地看了一遍，大为惊讶：“啊？！他在美国？”

“这不是推断，是刚收到的通报！”公使没好气地揶揄他。

唐怀远懊丧地缩进椅子里……

公使斜了他一眼，转身叫衙役通知使馆人员和外籍侦探立即到议事堂议事。

过了一会儿，衙役回禀说，参赞马大人不在使馆，没有通知到。

龚照璠想了一想，决定去找女译员丽姬小姐，打探一下马凯尼的行踪。丽姬告诉他，马凯尼是看过电报后走的，他说约好了要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

于是龚照璠决定这次议事不再等马凯尼了，他径直向议事堂走去。

马凯尼今天去看望的是一位刚从香港回国的老朋友——康德黎。

康德黎原是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刚辞职回国不久。今天，康德黎和夫人一边在自己的庭院里踱步，等待马凯尼的到来；一边修剪一下花木，欣赏着自家花园般的幽雅庭院。

当他们沿着绿茵茵的草坪，快走近花坛的时候，康德黎忽地停下了脚步，对夫人说：“我越想越觉得前天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不是日本人，而是香港那个脚伕，肯定是跟踪孙逸仙的暗探，错不了！”

“亲爱的，你都说了几遍了，我看你快成了孙逸仙的职业侦探长了！”

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

说起香港这个脚伕，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搭乘轮船，准备由香港去日本，康德黎赶到香港码头去为孙中山送行。当他握别孙中山，正目送他登上轮船的时候，突然发现码头上走来一个鬼鬼祟祟的脚伕，这脚伕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兜揽生意，却用两眼紧盯着孙中山等几个梳着长辫的中国人。

这脚伕的行动引起了康德黎的警惕，他判断这人很可能是个中国暗探。于是他叫住脚伕，顺手把手中的小皮夹包递了过去。脚伕开始一愣，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脚伕的身份，只好谦恭地接过小皮夹包。康德黎为引开这可疑的人，便向轮

船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悠闲地掏出雪茄，慢慢地剥着雪茄的透明纸皮，并不慌不忙地将烟点燃了。脚伏无可奈何地在康德黎身后跟着……当康德黎看到轮船走远了，船上的人已经模糊不清时，方要回自己的小皮夹包，并顺手扔给脚伏两枚硬币算做酬劳。脚伏望着康德黎扬长而去的背影，生气地将硬币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了，可在康德黎的心上却投下了暗探的阴影，他时时为孙中山的安全悬心。

前天，他在泰晤士河边散步，迎面一个中年日本人急匆匆地走过来，这个人只顾扭头看河畔的大桥，和康德黎擦肩而过。

康德黎感到此人非常面熟，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回头想再仔细看看时，那个日本人已经走进了一家餐馆。在回家的路上，康德黎一直在追想，到底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呢？但无论怎么想也没能想起来，他感到自己的确是老了，记忆力也衰退了。他非常遗憾地摊了一下手，忽然看到手上的小皮夹包，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对！是他，就是在香港码头碰见的那个脚伏。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怎么会在西半球又碰到了他呢？难道他果真是跟踪孙逸仙的暗探？

回到家里，他向夫人说起这件事，夫人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但是，她又颇有感慨地说：“不过，孙逸仙也确实让人担忧啊！唉，以

他的学识和医术，为什么一定要弃医从政，铤而走险呢？”

“人各有志！依我看，他是真正的中华男儿哪！”显然，还是老师更了解自己的学生。

“铃铃铃”一阵门铃声响起。

夫人高兴地说：“他们来了！”

康德黎看看怀表：“这么准时，一定是马凯尼。”他一边说着，一边向甬路迎过去。

男仆开了大门，走进来的却是蒙申博士。蒙申刚一跨进大门，便先声夺人地开着玩笑：“医学博士，香港西医书院退職教授，伦敦一普通居民蒙申前来拜望夫人！”说着，向迎候他的康德黎夫妇行了一个古老而繁琐的大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夫人看见他这样，也忍俊不住：“这么多头衔的贵客，请吧！”

“啊，不不！我是常客，不能算贵客。确切地说，今天我是陪客！”

康德黎见蒙申这样饶舌，上去捶了他一拳：

“你这西方的乐神，东方的欢喜佛！”

“啊，不不！我是虔诚的基督徒。”蒙申说着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他们就这样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向楼里走去。

这是一幢高出地面三层半的漂亮小楼。楼房的最底层是露出半截的地下室，除了厨房以外，

还有一大间供孩子们玩耍的游戏场。一楼是正厅和书房，正厅通向楼外宽大的平台和阶梯。二楼、三楼则分别是客厅和他们及仆人的卧室。楼内敞亮整洁，主人起居有致，生活安逸，这是典型的英国幸福家庭。

蒙申早在香港时，就和这个家庭建立了友谊，经常往来，出入随便。他先于康德黎回国几年，康德黎这次退职后，他已来过几次了，所以今天他简直比康德黎更象主人的身份。

马凯尼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位英国勋爵年轻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国家用武力启开了中国大门，英国商人和实业界蜂拥而入，吮噬中国的膏脂。勋爵是个聪明机敏的人，立刻看到了这中间的丰腴，他毅然放弃了贵族的矜持和清高，插手于中国沿海城市，办起工厂和学校来。在中国，年轻的马凯尼勋爵时而以实业巨子出现，时而又以教育家露面，一时间颇具声誉。

康德黎出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以后，曾和他有过一段接触。他留给康德黎的印象是：热情而机敏，在事业方面很有雄心。

马凯尼过了中年以后，他的兴趣和雄心转到政务方面，近年来周旋于外交界，前不久又被中国聘为驻英使馆参赞。从此，这位英国世袭贵族，穿上了中国封建朝廷的官服。开始时，他对马蹄形袖口有些不太适应，慢慢地时间长了，他也逐渐习惯了，因为在中国不少人想穿这种衣

服，尚求之不得，而且这种衣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使不完的威风。

然而今天，他却并没有穿这身官服，而是穿着笔挺的西服来的。因为他知道，康德黎和蒙申二位博士，对于仕途生涯是很鄙薄的，所以他不想在这些学者面前炫耀自己官场的得意，他甚至连清朝使馆新的任命都没有急于透露给他们。

“我看夫人这次东方之行，饱尝中国之佳肴，滋养得更美了！”几年不见的马凯尼，以其高雅的贵族风度和康德黎夫人开着玩笑，“蒙申博士，您说呢？”

“据我观察，夫人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你看她侧坐的姿态，雍容的风度，微笑的面庞，这里真用得着一句……对了，‘回眸一笑百媚生’！”

蒙申的话，在屋子里荡起一片笑声。康德黎一边笑着一边对蒙申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也能诌几句中国诗哪！”

马凯尼听说康德黎夫人喜欢中国诗词，便站起来走到夫人身旁：“夫人研究汉学，愿意领教！”

“快别这样说，我还只刚刚起步入门，这都是康德黎的学生，”她说走到墙边，指着墙上的照片，“喏，就是这位中国青年人的启蒙，唤起了我对中国诗歌的兴趣。”

“噢？”马凯尼显得饶有兴味。

“这位中国青年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康德黎介绍说。

康德黎夫人笑着接过去：“他叫我师母，其实我应该称他为老师。”

蒙申这时掐掉手中的雪茄，也禁不住称赞起来：“这是一位才智、毅力过人的青年，我至今还记得，当我把医学硕士学位证书授给他时，他那充满伟大抱负的目光。”

马凯尼从他们几位这般带有崇敬成分的介绍中，感到了这位中国人的不凡。于是，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端详照片，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孙中山身上时，他简直如同触电一样，全身为之一震。在他的视线中，照片上穿着学位礼服的孙中山一下子幻化成通缉令上着轻衣小帽的孙文。他揉揉眼睛，又仔细看了一下。对！这正是使馆要捉捕的那个罪魁。马凯尼惊讶得差一点要叫出声来。但他毕竟不愧为外交家，很快就掩饰住了自己的惊异，依旧用那富有贵族风度的语调说。“啊！的确象位俊杰。我也很感兴趣，只是恨不能见哪！”

“他很快就要到英国来了！”康德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报，递给马凯尼看，“这是他上轮船前从美国发来的电报。”

“这么说孙逸仙很快就要到伦敦了，太好了！”早年曾教过孙中山的蒙申博士，听此消息异常高兴。



“真是太好了！”马凯尼嘴上虽也这样附和着，可脑袋里却在急速地转着新的念头。他仔细地琢磨着电文，对落款颇有些不解：“这林行仙是什么人？”

“就是孙逸仙，他流亡后经常用这个化名。”

马凯尼高兴极了，几个月来使馆一直奉令搜捕的孙文，没想到今天被他意外地发现了行踪。可使馆刚收到的一份电报还说他在美国呢！想到这，他一刻也坐不住了，随即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告辞了康德黎夫妇，匆匆地赶回使馆去。

清驻英使馆的议事堂里，中外籍暗探，济济一堂。

公使龚照瑗正在侃侃而谈：“……前几个月，没能捕到孙文，确实不应责怪诸位没有尽职，本公使对你们的辛劳，深有体察。比如唐刺史日夜奔忙，诸位所聘侦探也不避劳顿。现在，我宣布：根据确实之消息，孙逆潜藏美国，故此……”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冷水滴进油锅中，吱拉一声，满屋的侦探立即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

公使敲着桌子，好容易使大家安静下来：“……故此，从即日起停止探查活动，所聘之外籍侦探亦可即日卸职……”

这时，议事堂的门突然“通”地一声被闯开